群經平議

群經平議卷三十四

德淸俞樾

爾雅一

權輿始也釋詁

郭璞注曰詩曰胡不承權輿　邢昺疏曰權輿者天地之始也

樾謹按文選劇秦美新曰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權輿二字止作始字解非天地之始謂之權輿也邢氏誤會其義謬甚矣錢氏大昕潛研堂集引孫星衍說謂卽釋艸之其萌虇蕍亦卽說文之蘿蘿蕍此說

自不可易惟經文曰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
始也俶落以上皆字各成義則權輿亦非必相連爲
文方言曰䕇始也䕇卽權字而其字從大是其本義
爲大也權爲大而亦爲始猶元爲始而亦爲大矣輿
者衆也僖二十八年左傳聽輿人之謀成二年傳無
令輿師淹於君地杜注竝訓輿爲衆故廣雅釋詁曰
輿多也衆多多則亦有大義玉篇多部⿰多至⿰多犮⿰多亥⿰多周四字
竝曰大也而其字竝從多至⿰多亥⿰多周二字亦作⿱亥多⿱大周則
又從大可知其義之通矣詩韓奕篇魴鱮甫甫毛傳
曰甫甫然大也廣雅釋訓曰甫甫衆也周官小宗伯

及家人職鄭注並曰甫始也然則輿爲衆故爲大亦

爲始猶甫爲始故爲大亦爲衆矣此權輿訓始之本

意也因權輿二字適相連成文故古人即以二字並

舉周書文酌篇一棇勝權輿周月篇是謂日月權輿

大戴記誥志篇孟春百草權輿並本之爾雅耳亦猶

下文林烝君也而平都机將君伻郎曰於穆林烝林

烝二字非相連爲義也此可見爾雅一書雖經後人

附益而實傳之自古矣

業大也

疏曰業者版之大也

樾謹按邢氏以大版爲說未得其義廣雅釋詁業始也國語齊語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韋昭注曰業猶創也創亦始也業之義爲始故亦爲大猶元之義爲大故亦爲始矣爾雅巿業並訓大而巿之義卽通乎始廣雅昌孟業並訓始而昌與孟之義卽通乎大然則訓始訓大於義得通爾雅廣雅正堪互證

省譱也

注曰省未詳其義

樾謹按省通作眚尙書洪範篇王省惟歲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王眚惟歲莊二十二年公羊傳肆大省左

穀並作肆大眚災也釋名釋天曰眚消也如病者消瘦也以消釋眚乃從雙聲取義消從肖聲河上公注老子曰肖善也然則肖之爲善猶肖之爲善而省之爲肖猶眚之爲消矣省字益從少得聲省與少雖於古音非同部而實一聲之轉說文水部消少減也不徑訓減而必曰少減者兼以聲訓也禮記喪服小記篇多陳之而省納之荀子仲尼篇省求多功並以省多對文疑即讀省如少矣故省與肖義得通也

肇基謀也

注曰肇未詳　疏曰肇者大雅江漢云肇敏戎公基

者君子作事謀始也

樾謹按肇亦謀始之意上文肇祖並訓始是其證也詩生民篇后稷肇祀禮記表記篇引作后稷兆祀是肇兆古字通文選漢高祖功臣頌伐謀先兆擒響于昔李善注曰兆爲謀始響爲音初也正得爾雅之義郝氏懿行義疏引釋言肇敏也謂敏謀古音相近雖其說亦通然經以肇基連文則以謀始之說爲塙矣

耇老壽也

注曰耇猶耆也　疏曰方言云燕代北鄙謂耇爲梨郭彼注云梨面色如凍梨也含人曰耇覯也血氣精

華覯竭言色赤黑如狗矣孫炎曰耇面如凍棃色如
浮垢老人壽徵也
檝謹按凍棃之義可以釋棃不可以釋耇故郭氏不
用以說此經至訓覯訓斯又取象於狗皆以聲近之
字展轉相訓而義終未安宜郭氏皆不之用也說文
老部耇從老省句聲句部句曲也故凡從句聲之字
皆有曲義竹部笱曲竹捕魚笱也羽部翑羽曲也疒
部痀曲脊也茲其證也耇者老之耆蓋即痀之異文老
人之脊必曲故以爲名其變從老省者以疾言則宜
從疒以壽言則宜從老也玉部玖篆下云讀若人句

耉之句然則句耉字本止作句從耂從老皆其孳乳寢多者矣

氣靜也

注曰氣未閒

樾謹按說文心部氣凝貌疒部癡不慧也其義與靜絕遠然癡字從疑詩桑柔篇靡所止疑毛傳曰疑定也不慧謂之癡正由其性能定而不能動耳是亦人之一病故從疒作癡然所謂癡貌者非必其爲不慧之貌也儀禮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鄭注曰疑讀爲仡然從乎趙盾之仡正立自定之貌然則氣猶仡

也其字並從彳聲義得相通以其不善者而言則為癡貌以其善者而言則為疑立之貌矣惡不嫌同辭大學篇曰定而后能靜正立自定是為靜矣學者但知氣為癡貌而不知氣通乎仡然之仡癡通乎疑立之疑故不得其解也說文心部又曰懝騃也癡與懝蓋同字以疾言則從疒以心言則從心耳懝之義為騃而馬部曰騃馬行仡仡也仡仡者謂之懝故仡然者謂之癡明乎此而爾雅之與說文固一貫矣

順劉陳也

注曰皆未詳

樾謹按郝氏懿行義疏引洪頤煊讀書叢錄說謂士冠禮之南順即特牲饋食禮之南陳其說甚塙順之與陳蓋以聲近而義通陳從申聲古文作𨻰然則順之爲陳猶坤之爲順矣劉者郝云與㨨聲近說文云㨨引也或從由作抽訓引故又訓陳其說亦塙此經以劉釋迪文劉釋猶抽釋也尚書立政篇克由繹之由即抽也即此經之劉釋矣下文酉久也酉與劉亦迪高誘注淮南子原道篇曰劉讀酉迪之酉是其證也此文引延與劉並訓陳下文引延訓長酉訓久長久之義同矣且陳亦有久義尚書盤庚篇失于政陳

于茲枚傳以陳久釋之正義曰釋詁云陳久也古者塵陳同以是言之劉猶雷也陳猶塵也觀下文雷與塵同訓則無疑乎劉之訓陳矣

台朕賚畀卜陽予也

注曰賚卜畀皆賜與也與猶予也因通其名耳魯詩云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

樾謹按郭意以賚卜畀爲賜予之予台朕陽爲予我之予其實卜亦予我之予也卜乃僕之叚字禮記檀弓篇卜人師扶右鄭注曰卜當爲僕其是證也古人每自稱僕故訓僕爲予矣詩天保篇君曰卜爾楚茨

篇卜爾百福毛鄭竝用此經爲說誤也辯見毛詩至
陽字郭引魯詩及巴濮語證之然其義未詳今按陽
者養之叚字說卦傳爲妾爲羊朱震漢上易傳引鄭
本羊作陽注曰此陽謂爲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
有之賤於妾也是陽與養通鄭因兌爲少女故以女
說之然宣十二年公羊傳厮役扈養何休注曰炊烹
者曰養漢書兒寬傳嘗爲弟子都養師古注曰養主
給烹炊者也然則養之名通於男女此經卜陽竝言
卜卽僕也陽卽養也皆古人謙稱自託于執卑賤之
役也

緝熙光也

注曰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

樾謹按緝熙字詩凡四見然以字義言緝無光義疑湒之叚字也說文水部湒鬻涌皃水涌則有光故洸篆說解曰水涌光也湒熙連文湒者水之光熙者火之光矣

黎衆也

樾謹按黎之言麗也尚書禹貢厥土青黎史記夏本紀作其土青驪是其例矣黎又通作離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水經禹貢山水澤地篇作合離離亦麗也

說文䢉部䢉旅行也是此經䢉旅竝訓衆矣

逐病也

注曰未詳

樾謹按詩考槃篇碩人之軸箋云軸病也正義引此經而曰軸與逐蓋古今字異是逐又通作軸然逐軸竝非正字也詩鼓鐘篇憂心且妯傳曰妯動也說文心部引作怞疑逐軸竝怞之叚字怞爲心動漢書田延年傳使我至今病悸師古曰悸心動也是心動亦爲病也周易頤六四其欲逐逐虞注曰逐逐心煩貌以易義證詩義而雅詁益明矣

寫憂也

注曰寫有憂者思散寫也　疏曰小雅車舝云我心寫兮

樾謹按以散寫爲憂義不可通如其說則我心寫兮爲我心憂兮而於詩人之旨大悖矣寫者獡之叚字方言曰獡驚也宋衞南楚凡相驚曰獡驚與憂義相近獡爲驚故卽爲憂矣說文犬部南楚謂相驚曰獡讀若愬凡說文讀若之字義皆得通用易履九四愬愬終吉釋文引子夏傳曰愬愬恐懼貌卽可以說此經矣

祠蒸嘗禴祭也

樾謹按邢氏義疏曰四者皆時祭之名詳見釋天而此又異訓祭者蓋不獨時祭有此名而凡祭亦被斯名也小宗伯云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女祝云凡內禱祠之事大祝云一曰祠鄭注皆不以爲春時祭名昔洛誥云王在新邑烝大宗伯疏引鄭注云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月令大饗帝嘗鄭注曰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於羣神然則鄭意亦以此嘗爲祭名而不以爲時祭之嘗矣惟禴未聞郭以爲皆四時祭名恐未然也今

按郝氏此論甚得經意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而四者又爲凡祭之通稱亦猶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而四者又爲凡獵之通稱也不然車攻篇旣曰搏言行狩又曰之子于苗一時之事何以狩苗互見乎周易萃六二升九二竝曰孚乃利用禴干寶注竝曰非時而祭曰禴然則禴非時祭古亦有徵可以補郝說之闕

載謨食詐爲也

注曰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謨而不忠書曰朕不食言

樾謹按錢氏大昕謂古爲僞同字載謨者作爲之義

食詐者虛僞之義而王氏引之又謂載謨食皆爲也引哀元年左傳不可食已爲證其義皆極塙勝郭注遠矣惟食何以訓爲義終未明王氏引或說謂食當讀飭今按周易井初六傳井泥不食虞注曰食用也國策衛策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老子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高誘河上公注並曰食用也荀子富國篇仁人之用國楊倞注曰用爲也是用與爲義得相通食訓用故訓爲正古義矣不必改讀作飭也

行言也

注曰今江東通謂語爲行

樾謹按釋宮曰行道也是行與道義通周官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撢人道國之政事鄭注並曰道猶言也行之訓言猶道之訓言矣襄二十五年穀梁傳莊公失言淫于崔氏失言即失道也然則行言也猶曰行道也與釋宮之文其義本通郭引時諺爲證尚非古義

徽止也

注曰徽未詳

樾謹按說文水部澂不流濁也段氏注曰謂藏濁不流去也不流則有止義徽即澂之叚字禮記大傳篇

殊徽號鄭注曰徽或作禕是其例也上文禕美也猶云徽美也此文徽止也猶云瀾止也以聲求之得其義矣

衞垂也

注曰營衞在外垂也

樾謹按史記五帝紀以師兵爲營衞正義曰爲營以自衞是營衞之衞乃本衞之衞郭引以證此經於義未塙衞者圍之叚字禮記孔子閒居篇帝命式于九圍鄭注曰九圍九州之界也是圍與界義同界訓垂故圍亦訓垂矣

嗟咨𧪞也

樾謹按釋文曰𧪞本或作䟤字林云𧪞䟤皆古嗟字是嗟之與𧪞古今字耳若以嗟釋嗟義不可通此經當以嗟字爲句咨𧪞也三字爲句咨𧪞卽咨嗟蓋以咨嗟釋嗟字謂若尚書王曰嗟之類皆是爲咨嗟之聲以發語端也詩序故嗟歎之釋文曰嗟咨嗟也漢書賈誼傳嗟若先生師古注曰嗟咨嗟也皆本爾雅文是古讀固以咨嗟連文矣釋詁釋言雖多以一字爲訓而如毘劉暴樂也覭髳茀離也則亦閒有二字者此云咨嗟亦猶暴樂茀離之類耳上文肆故今也

詩思齊篇毛傳抑篇鄭箋皆以故今連讀采王觀國
學林謂非爾雅何法失之不考矣
於代也
注曰於義未詳
樾謹按於乃語詞也說文㠯部哉言之閒也是古人
用語詞本取相閒之義上文哉與之言竝訓閒邵氏
晉涵正義曰周頌雝云假哉皇考臣工云維莫之春
有客云薄言追之皆語詞之閒也然則於亦詞之閒
也凡言於者皆自此之彼之[illegible]故爾雅不與哉之言
竝訓閒而與閒竝訓代義可[illegible]明矣

艾歷也

注曰長者多更歷

樾謹按也字衍文古本與下文合爲一條其文曰艾歷厤秭算數也故詩訪落篇朕未有艾鄭箋以艾爲數即本此文若如今本則鄭何以不訓爲歷乎歷厤並訓數亦猶申神並訓重任壬並訓佞郭所據本於歷下衍一也字因從而爲之說殆非其舊矣下文艾歷覛胥相也亦以艾歷二字冠首與此正同

神治也

注曰神未詳

樾謹按上文申神並訓重郝疏謂申與神同然則此文神訓治猶申訓治也說文申部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從臼自持也臼中束郎有治義廣雅釋詁伸理也伸與申通理卽治也爾雅亂神並訓治廣雅亂伸並訓理其義同矣下文又曰神愼也亦卽申束之義釋詁神字凡三見惟首條訓重者申神並列至下二條則有神無申知神卽申矣郭氏不達叚借之旨故多未詳也

允任壬佞也

注曰書曰而難任人允信者佞人似信壬猶任也

樾謹按佞人似信之說義不可通允者㕣之叚字也說文口部㕣山閒陷泥地從口從水敗皃讀若兖州之兖按兖州之兖古字止作沇以沇水得名㕣讀若沇故通作允訓允爲佞即訓㕣爲佞也㕣從口從水敗貌正與佞義合以地言則爲陷以人言則爲讇其義又相通矣荀子脩身篇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兌字疑即㕣字之誤因㕣字罕見淺人遂改爲兌矣此經允任壬同訓佞而義實不同爾雅此例甚多說文女部佞巧讇高材也允之爲佞乃巧讇之義任壬之爲佞乃高材之義任壬文異義同佞之言能也勝

也古人自謙不佞猶言不任矣疏引孫炎云似可任之佞也蓋天下有眞可任之人亦有似可任之人四岳舉鯀可用此即鯀之似可任也堯不以爲可因四岳再舉而始用此即堯之難任人也難者不輕用之意也郝疏本郭氏佞人似信之說謂任亦信也更失之矣

儴仍因也

樾謹按尙書臯陶謨篇思曰贊贊襄哉釋文引馬融曰襄因也呂刑篇奪攘矯虔周官司刑職疏引鄭注曰有因而盜曰攘蓋即從襄聲生義儴之訓因亦當

以此然襄之本義解衣耕也殊無因義上文曩久也
久則有相因之義漢書食貨志陳陳相因是也襄訓
久故儴訓因文異而義通曩聲轉而爲乃漢書曹參
傳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猶言曩者古音
乃與仍同故上文曰仍乃也儴之與仍猶曩之與乃
故其訓同矣邢疏以爲攘之假音失之

珍獻也

注曰珍物宜獻

樾謹按珍物雖宜獻而獻物不可即謂之珍注義非
也珍與昣通釋言曰昣致也即此經珍字昣爲致故

珍爲獻文異而義通上文曰眕告也告與致義亦相近禮記少儀篇曰致膳於君子又曰凡膳告於君子告即致也致告並即獻也郭氏此注未免泥乎其形矣

暢續也

注曰暢未詳

樾謹按邵氏正義引益稷篇皋陶拜手稽首颺言史記作揚言爲證已得之矣揚言者繼續其言故傳謂大言而疾非也惟揚何以爲續邵亦未得其義今按揚者易之叚字說文勿部易一曰長也字亦作通暢

詩小戎篇文茵暢轂毛傳曰暢轂長轂也凡物續之則長長與續義相近淮南子人閒篇故交畫不暢文選神女賦不可盡暢高誘李善注竝曰暢申也揚之爲續猶暢之爲申皆由易之爲長而引申之申重與繼續其義同矣

祔祪祖也

注曰祔付也付新死者於祖廟祪毀廟主

樾謹按徐鍇說文繫傳引郭注曰祪毀也附新廟毀舊廟也與今本不同而其義更明惟祪毀也之上當有祔附也一句徐氏因於祪篆下引之故不及耳郭

意禮以附釋祔以毀釋禠而申之曰附新廟毀舊廟也兩廟字即經文祖字說文示部祖始廟也是祖之本義爲廟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考工記匠人曰左祖右社並以祖社對言祖社猶廟社也鄭注考工記曰祖宗廟得其本義矣文二年公羊傳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太祖即太廟也毀廟言廟太廟言祖廟祖一也互言之耳詩有瞽篇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也合乎祖即合乎廟也周書嘗麥篇乃嘗麥于太祖于太祖即于太廟也禮記檀弓篇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

祖小祖大祖即小廟大廟也荀子成相篇武王善之
封之于宋立其祖立其祖即立其廟也凡此皆祖之
本義此經曰祔祧祖也祖之本義也釋親曰祖王父
也祖之引申義也本義爲引申義所奪而此經之旨
失矣說文以祧祔祖三篆相次正本此經之文蓋有
新附之廟有已毀之廟故必兼祔祧而言然後廟制
乃備吾鄉許氏宗彥廟祧考曰五廟者一祖四親服
止五廟亦止五先王于親盡之祖限于禮不得不毀
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
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禮之正仁之至此周

人宗廟之大法也詳見鑑止水齋集其義至精然則此經兼祔祧言即兼廟祧言廟祧雖別亦得通稱故王制曰天子七廟盖五廟二祧并稱七廟也祧得稱廟故祧亦稱祖矣郝氏義疏謂此文當以祧祖連讀玉篇廣韻曰祧毁廟之祖也祔必於毁祖者祖親盡則廟毁祔祭於此以新死之主將入此廟故祭而屬之也此說殊不可通古者孫祔於祖但取昭穆相同非必祔於毁廟之祖也且如其說祧祖者毁廟之祖而祔者祔於毁廟之祖安得即以祧祖釋祔乎

即尼也

注曰卽猶今也尼者近也

樴謹按釋文曰尼本亦作昵是尼有親昵之意卽之言就也相就卽相親故卽訓尼矣僖二十四年左傳卽聾從昧正義曰卽是依就之義與此經卽尼之訓正合謂與聾者相昵也郭以卽今說之非是

在終也

樴謹按在當讀爲載載從𢦏聲在從才聲亦或從𢦏聲州輔碑載貴不濡在作𢦏是其證也故在載得通用載之言成也成與終義相近載爲終猶就爲終矣上文戠訓始而此文訓終正以亂爲治以故爲今之

例釋天唐虞曰載注曰取物終更始然則載之義固

通乎終始矣

熉充也釋言

疏曰說文云熉火光也

樾謹按方言𢷎竟也廣雅釋詁同小爾雅廣詁充竟

也𢷎訓竟充亦訓竟是𢷎充同義矣此經熉字卽方

言𢷎字疑𢷎從熉亦或從熉古文又省手耳邢氏依

熉字本義爲說失之

劑翦齊也

注曰南方人呼翦刀爲劑刀　疏曰皆爲齊截也

趍蹌拔剃翦齊一聲之轉其義皆通然此經訓剃翦爲齊非訓齊爲剃翦則自當以齊字之義爲主不當訓齊爲齊截以求合於剃翦二字也劑者周官小宰聽賣買以質劑司農云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是質劑皆平也說文齊部齊禾麥吐穗上平也齊爲平劑亦爲平故曰劑齊也翦者說文羽部曰羽生也羽初生必整齊周官司裘疏引鄭康成尚書注曰毴理也毛更生整理然則翦之爲齊猶毴之爲理矣翦亦通作踐禮記文王世子篇不翦其類也周官甸師注引作不踐其類也是其證也伐柯篇伐木篇

疏曰籩豆有踐盎謂其陳設之整齊故毛傳曰踐行列貌鄭箋曰踐陳列貌正與雅訓合矣

矜苦也

注曰可矜憐者亦辛苦

懋謹按矜通作鰥禮記王制篇老而無妻者謂之矜是也釋詁曰鰥病也鰥訓病故矜訓苦廣雅釋詁曰病苦也是病與苦義通也郭注失之迂矣

諾誓謹也

注曰皆所以約勤謹戒衆

懋謹按注中勤字衍文也郭意蓋以約謹解經文謹

字韓子十過篇知伯曰吾與二主約謹矣此約謹二
字連文之證也約謹猶約結也謹與結一聲之轉古
亦通用桓三年穀梁傳謹言而退公羊傳作結言而
退是也此經曰誥誓謹也謂誥誓所以約結其衆也
說文言部誓約束也即本之爾雅矣
黼黻彰也
注曰黼文如斧黻文如兩已相背
樾謹按黼文如斧其義易明黻文如兩已相背自來
不得其說然尚書益稷篇枚傳桓二年昭二十五年
左傳杜注並與郭同則固先儒相承之舊說兩已相

背者兩身相背也禮記樂記篇鄭注曰躬猶己也然則己與身同義矣兩己猶兩人說文北部北乖也從二人相背北從二人相背兒從兩己相背其意相近故釋文曰巛戾也戾與乖同也人各有己拂其己意而不相從是爲兩己相背古君臣之閒獻可替否不爲尚同故聖人特著此文阮氏元謂是兩巧相背之誤轉不如兩己之義精矣

肇敏也

樾謹按釋詁肇始也肇爲始故爲敏始猶先也敏猶速也呂氏春秋辯士篇其𤯝也必先高誘注曰先猶

速也疌之爲敏猶兆之爲速矣方言佻疾也佻與疌聲亦相近詩生民篇后稷肇祀禮記表記引作后稷兆祀卽其例矣

茅明也

注曰左傳曰前茅慮無　疏曰舍人曰茅昧之明也樾謹按左傳前茅慮無杜注雖訓茅爲明而又云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當以或說爲長未足以證雅訓也舍人以爲昧之明疑讀茅爲霧其說亦迂曲今按茅明也與鐲明也兩文相連並取明潔之義禮記祭統篇明薦之而已矣中庸篇齊明盛服鄭注並曰明

猶潔也周官宮人職除其不蠲鄭注曰蠲猶潔也然則蠲之訓明猶訓潔矣茅亦潔也詩靜女篇鄭箋云茅潔白之物也茅爲潔故亦爲明正與蠲同義郊特牲篇曰縮酌用茅明酌也卽爲此經之塙證矣

坎律銓也

注曰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

樾謹按爾雅釋字義不當以易義附會郭注非也坎當讀爲科孟子離婁篇盈科而後進趙注以爲盈滿科坎盡心篇不盈科不行注亦曰科坎也蓋坎科一聲之轉其義相通說文禾部科程也從禾從斗斗者

量也然則科字正有銓量之義坎律猶科律也廣雅釋水曰科坑也科即坎之叚字此經曰坎銓也坎即科之叚字王氏引之疑坎爲次之誤亦未免不求之聲而求之形矣

陪朝也

注曰陪位爲朝　疏曰臣見君曰朝朝之列位必陪重是陪位爲朝也

樾謹按陪者部之叚字凡偏旁從邑者隸變作阝與從阜者相混但有在左在右之分而古人又往往不拘孰煌長史武班碑領校秘鄭鄭即陝也李翕析里

橋郁閣頌王氏念孫謂郁郁廣雅䧊衺也之䧊然則部之爲陼亦猶是矣朝廷之位各有部署文選西京賦薛綜注曰署位也部訓列猶署訓位矣

康苛也

注曰謂苛刻　疏曰苛名康者以康安也苛刻者心安之左傳曰州吁阻兵而安忍其類也

樾謹按康苛當作抗苛皆同音假借字也後漢書班彪傳傳無與抗李賢注曰抗讀曰康然則康亦可讀爲抗矣禮記明堂位篇崇坫康圭鄭注曰康讀爲亢龍之亢即其例也苛與訶古字通晏子春秋諫上篇

執法之吏兹荷百姓淡街彈碑吏無荷擾之煩彼荷字即是苛知此苛字即是荷矣詩元鳥篇百祿是何何即負荷之本字釋文曰本亦作苛是古字通也抗舉與負荷其義相近故曰抗荷也郭以本字讀之訓爲苛刻而邢疏乃以妄忍之義曲爲之說無論迂迴難通且經傳康字無作苛刻解者爾雅何以横發此訓乎或謂經文本是康苛若作抗荷則兩字俱易恐涉臆說然下文奘駔也釋文引孫炎樊光本作將且也抗荷之爲康苛亦猶將且之作奘駔同音叚借不必泥其形矣

展適也

注曰得自申展皆適意

樾謹按展之言展轉也展轉則有相嬗之義故訓爲適乃適齊適楚之適非訓適之適也下文云逡退也一切經音義九及文選東都賦注並引郭注曰逡巡卻去也展轉之爲適猶逡巡之爲退重言之曰逡巡單言之則止曰逡逡猶逡巡也重言之曰展轉單言之則止曰展展猶展轉也儀禮鄉射禮注曰少退少逡遁也聘禮注曰三退三逡遁也逡遁即逡巡鄭君以退爲逡遁即本爾雅之文郭氏未達此例而云得

自申展皆適意而失之迂矣

昆後也

注曰謂先後方俗語

樾謹按郝疏以昆爲䍁之叚音然周人謂兄曰䍁乃男子先生者之稱安得訓後乎釋親曰來孫之子爲䍁孫注曰䍁後也然則昆之訓後卽䍁孫之䍁國語晉語曰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韋注曰昆後也裔末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注曰元孫之後爲裔是昆裔竝以子孫言昆之訓後猶裔之訓末吳都賦虞魏之昆顧陸之裔劉淵林注曰昆裔皆後世也得其義矣爾雅

彖孫字古本作昆其說見後

愓愓愛也 釋訓

注曰詩云心焉愓愓韓詩以爲悅人故曰愛也

樾謹按說文愓訓敬經典亦無訓愛者郭引韓詩說今不可詳以聲義求之愓愓即施施也愓與施古音相近尚書盤庚篇不愓予一人白虎通號篇引作不施予一人是其證也孟子離婁篇施施從外來趙注曰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然則韓詩以愓愓爲悅人猶趙注以施施爲喜悅貌聲近而義通矣

休休儉也

樾謹按休休猶嘻嘻也僖元年公羊傳何休注曰嘻發痛語首之聲休與嘻一聲之轉廣雅釋詁休喜也休之爲嘻猶休之爲喜矣詩蟋蟀篇首章瞿瞿以目言二章蹶蹶以足言三章休休即嘻嘻以聲言並不敢荒淫之意故爾雅曰瞿瞿休休儉也毛傳以休休爲樂道之心則不合雅訓矣說詳毛詩

佻佻契契愈遐急也

注曰賦役不均小國困竭賢人憂歎遠益急切

樾謹按經文本作佻佻契契遐愈急也故郭注以遠益急切釋之遠釋遐字益釋愈字急切釋急字也下

文宴宴粲粲尼居息也注曰盛飾宴安近處優閑疏曰尼近也然則此兩經正相對成義遐愈急也明遠者急切尼居息也明近者優閑遐與尼爲對文今誤作愈遐急也則不特與郭注不合而與下文亦不一律且遐急二字交義不倫非上文之切直協服下文之禍毒爽忒二字同義者可比其爲傳寫之誤無疑矣

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釋親

樾謹按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則女子先生爲姊

後生爲妹從可知矣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則女子謂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從可知矣兄弟姊妹男女通稱故經文亦互見之

來孫之子爲晜孫

阮氏校勘記曰史記索隱孟嘗君列傳漢書惠帝紀師古注皆引爾雅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是唐初本爾雅作昆孫開成石經始誤爲晜弟字猶晜弟字釋文及後漢書注亦誤作昆也

樾謹按說文弟部周人謂兄曰晜然經典相承皆作昆弟不作晜弟猶昆蟲字依說文當作蚰而經典相

承上作昆蟲不作蚰蟲也此篇自父之晜弟以下晜字凡十六見釋文曰本亦作昆下同疑唐初爾雅凡晜弟字晜孫字皆作昆實古本也故唐以前引爾雅者皆如此不得謂昆孫是而昆弟非也惟晜孫昆弟字同而義異昆弟之昆晜弟之叚字也晜孫之晜疑當讀爲貫釋名釋親屬曰來孫之子曰晜孫晜貫也恩情轉遠以禮貫連之耳此雖依聲取義爲釋名一書之常例而適得其本字晜貫一聲之轉說文玉部琨或作瑻是其證也詩皇矣篇鄭箋曰串夷卽混夷然則晜之爲貫猶混之爲串矣上文曾孫注曰曾猶重

也下文仍孫注曰仍亦重也貫行連貫之義則亦重
也此與昆弟之昆其義本不相涉開成石經於昆弟
字俱改作䁥遂并昆孫字而亦改之則失其指矣夫
昆者同音叚借字也䁥者俗字也旣不依說文作䁥
而變其文作䁥直以昆字上半䁥字下半合成一字
豈古經所宜有乎竊謂此篇䁥字皆當改從作昆之
本昆弟字讀爲䁥昆孫字讀爲貫則古字古義俱得
矣

妻之姊妹同出爲姨

注曰同出謂俱已嫁詩曰邢侯之姨

樾謹按下文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注曰同出謂俱嫁一夫然則此經言同出亦當與下文同而必異爲之說者正以莊姜爲衛侯之妻邢侯之姨不得言俱嫁一夫耳然碩人篇毛傳但曰妻之姊妹曰姨而此經則有同出二字自與毛傳不同竊意姨者本是妻之姊妹同出之稱姨猶娣也從夷從弟古音相同周易渙六四匪夷所思釋文曰夷荀本作弟又明夷六二夷于左股釋文曰夷子夏本作睇又作眱並其例矣與妻俱來者皆其姪娣姪則但謂之姪而娣則亦謂之姨葢聲近而義通經兼姊妹言之乃

因妹而連言姊古經亦有此例禮記喪服小記曰生
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正義引王
云計已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夫已之生所不
及者何得言弟蓋因昆而連言之耳猶襍記篇爲妻
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正義亦謂因父而連言母也說
詳禮記此經姊妹猶彼經昆弟矣說文女部妻之女
弟同出爲姨卽本爾雅而改姊妹爲女弟則其義更
明此許君之善於說經也莊十年左傳蔡哀侯娶於
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此語
卽有槩之之意蓋謂是本吾姊媵之屬耳所以止而

見之而弗賓也此姨字之本義亦禮經之正名自後相承凡妻之姊妹通謂之姨故詩人以莊姜爲邢侯之姨此與爾雅之義有別不然毛公釋詩何不即用爾雅全文而必去其同出二字乎襄二十三年左傳穆姜之姨子也杜注穆姜姨母之子正義曰據父言之謂之姨據母言之當謂之從母但子效父言亦呼謂姨釋名釋親屬曰母之姊妹曰姨則又因妻之姊妹而推之于母之姊妹其去古義更遠矣

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

檆謹按成十一年左傳正義引此文而說之以爲止

言婦之長稚不言夫之大小儀禮賈疏曰假令弟妻
年大稱之曰姒兄妻年小稱之曰娣其說與孔氏同
邵氏正義曰孔氏所據者左傳之稱弟妻爲姒耳不
知古之稱娣姒者猶今人稱妯娌也兄妻稱弟妻曰
妯娌弟妻稱兄妻亦曰妯娌葢渾言之則兄妻爲姒
弟妻爲娣合言之則昆弟之妻統稱爲娣姒急言之
則但稱爲姒孔氏謂娣姒不計夫之長幼非也此二
說當以邵說爲正然苦未有塙證今按墨子明鬼篇
曰若然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以父母兄
姒對言則姒爲兄妻明矣下文云長婦爲嫡婦衆婦

爲庶婦是長婦以夫之長幼言經有明文豈得曲爲之說乎是故娣姒猶婚姻也下文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此斷而言之也又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此合而言之也僖五年傳江黃道柏皆弦姻也襄二十三年傳公有姻喪昭九年傳王有姻喪諸言姻者豈必皆壻氏乎隱元年傳外姻至言姻不言婚則當時已通稱姻矣今世相沿壻與婦家竝以姻稱無以婚稱者葢方俗語言積漸而殊雖三代之聖人亦不能執禮文而一一正之然則左傳稱弟妻爲姒亦猶是矣未可據左傳以說爾雅也嘗謂爾雅

一書最古自黃帝正名百物以來即當有之特世有增益不皆其舊耳是故生曰父母死曰考妣禮有明文而爾雅則以爲通稱兄妻爲嫂弟妻爲婦通乎男女而爾雅則專屬之女子凡此之類皆不當以後世之義繩之

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妹爲女妹

樾謹按此本作夫之兄爲公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妹爲女叔蓋兄弟姊妹一也夫之兄爲公故姊爲女公夫之弟爲叔故妹爲女叔今作女妹者

字之誤也禮記昏義和於室人鄭注曰室人爲女姁女叔諸婦也正義曰女姁謂壻之姊也女叔謂壻之妹也此可證爾雅女妹爲女叔之誤邵氏義疏阮氏校勘記均已具論之矣惟兄公之兄爲衍文則未有見及者夫夫之兄婦不得謂之兄猶夫之妹婦不得謂之妹也是故夫之兄曰公乃禮經之正名郭注曰今俗呼兄鍾則方俗之殊語釋名釋親屬曰夫之兄曰公公君也君尊稱也此即本爾雅之文而釋其義又曰俗間曰兄章章灼也章灼敬奉之也又曰兄伀言是已所敬忌見之怔忪自肅齊也兄章兄伀之稱

以俗閒測之明非雅義矣其下文又曰俗或謂舅曰章又曰伀亦如之也然則兄章兄伀之稱蓋起於此因舅亦有此稱故於夫兄之正稱榑加兄字以別於舅也禮記奔喪篇注曰兄公於弟之妻此蓋從漢世俗稱非據爾雅文正義曰稱親婦人謂夫之兄爲兄公則唐初已衍兄字矣又引皇氏云婦人稱夫之兄爲公者須公平尊稱也此亦可證古本爾雅之無兄字

羣經平議卷三十五

德清俞樾

爾雅二

東北隅謂之宧 釋宮

樾謹按說文宀部宧養也室之東北隅食所居此蓋從頤字取義其實非也士昏禮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卽席是古人飲食亦卽在奧故祭亦如之乃以東北隅爲食所居於禮無徵矣今按東北與西南兩隅相對西南隅謂之奧奧取其隱則宧必取其明曲禮正義引孫炎云宧日側之明日側之義雖從東北附

會而其訓㝔爲明實古義也蓋東北隅與戶相當最爲明顯故東北隅謂之㝔猶西北隅謂之屋漏詩抑篇正義引孫炎曰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然則㝔也屋漏也皆以受戶之光而言光自戶入正當東北隅而西北隅亦得受之其西南隅與戶絕遠則爲奧矣其東南隅雖與戶近而適爲戶扉所掩則爲㝔矣郭注曰㝔亦隱闇是室中四隅之名皆以明闇爲義兩明兩闇義適相當釋詁曰熙光也㝔之與熙蓋聲近而義通矣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

注冂門持樞者或達北檼以爲固也、疏曰其持樞之木或達北檼以爲牢固者名落時檼卽棟也樾謹按樞者門扉開闔之所由也安得復有木以持之且所謂達北方者不知達於何地郭以爲北檼則專以室言矣且北檼之名亦於古無徵釋名釋宮室曰棟中也居室之中也然則安得有北檼乎今按此當以樞達二字爲句北方謂之落時乃釋方俗之殊語與釋獸篇秦人謂之小驢其語一律樞達者受樞之達也門扉所由開闔者謂之樞而其上下設木鑿孔以受樞謂之達達者通也穿也廣雅釋詁達通

也高誘注淮南子脩務篇曰達穿也是其義也受樞之達其名曰戹而北方則有落時之名故曰樞達句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戹郭失其讀斯失其解矣

垝謂之坫

注曰在堂隅坫端也

樾謹按說文土部垝毀垣也堂隅之坫經傳從無垝名疑坫乃阽之叚字說文𨸏部阽壁危也垣毀壁危義正相近故垝謂之阽矣釋文曰垝本又作庋則因阽字叚作坫故改垝為庋以合之非爾雅之舊也其下云牆謂之墉可知此文亦以牆垣言矣

九逵謂之逵

注曰四道交出復有旁通　疏曰按左傳隱十一年云及大逵桓十四年焚渠門入及大逵莊二十八年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于逵路杜預皆以爲道並九軌按周禮經涂九軌不名曰逵杜意蓋以鄭之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爲並九軌於此則不合也

樾謹按爾雅之逵與左傳之逵同字異義爾雅之逵乃九道交出之名自一達至九達義皆一律淮南子說林篇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此

爾雅義也左傳之逵則為道路之通稱傳於魯國多言獨於齊國多言莊於鄭國多言逵葢方俗之殊語左氏就其國史原文而載之非魯之道必四逵齊之道必六達鄭之道必九逵也各取大名以命之耳執爾雅以說左傳則疑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而附會于周禮之經涂九軌於是傳義失而雅訓亦違矣

室有東西廂曰廟

樾謹按古制堂東西牆為序序以外為夾室夾室之前為東堂西堂亦曰東廂西廂是廂繫堂不繫室也乃云室有東西廂於義難通疑室乃堂字之誤宜十

六年公羊傳疏引李巡曰室有東西廂謂宗廟殿有東西小堂也按說文土部堂殿也是殿者堂之訓經文是堂字故李巡以殿字釋之若是室字安得以爲殿乎下文無室曰榭尚書大誓正義引孫炎曰榭但有堂也禮記月令正義引李巡曰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以彼證此可知李巡以殿字解堂字其所據經文必作堂矣文選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詩注引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與李巡同是古本爾雅皆作堂有東西廂也且合下文讀之曰堂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是堂之一字實下

三句而言均是堂也其有東西廂者曰廟其無東西廂而有室者曰寢無室者曰榭今堂字誤作室則合下文讀之而不可通矣所宜訂正也

陜而脩曲曰樓

樾謹按郭璞注引說文樓重屋也爲證此失其義也古重屋之樓與今所謂樓者相似皆於屋上爲屋但古以取明故其下無版今以居人故其下施版此爲異耳若陜而脩曲之樓與今所謂樓者絕異葢承上文四方而高曰臺言之樓與臺同皆是絫土而成其四方者曰臺其陜而脩曲者曰樓非重屋也方

言曰冢自關而東謂之巨小者謂之塿雖非此經樓字之義然同是絫土爲之較重屋之樓其義稍近矣

嫠婦之笱謂之罶 釋器

注曰毛詩傳曰罶曲梁也謂以簿爲魚笱 疏曰孫炎云罶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

樾謹按孫謂寡婦之笱以功易得名此說非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所謂嫠婦之笱者疑亦同此蓋於水中設簿取魚使寡婦得以取之而食其利故有是名邵氏正義曰今南方排竹水中竦節相維謂之魚簿設門焉隨潮爲啓閉引淮南子

兵略篇發筍門為證此說筍字之義極得寡婦之筍始是筍之小者故異其名曰罾矣

衱謂之裾

注曰衣後裾也

樾謹按此經衣背謂之襟衱謂之裾襟裾連文郭以裾為衣後裾則與襟迥別而玉篇衣部曰衱裾也裾衣裒也裒衣前衿也衿即古襟字然則襟裾同物矣戴氏震作方言疏證據此以訂郭注之誤今按郭注固未覈然竟謂襟裾同物而異名則亦失之蓋自衣領至腋下謂之襟而自腋下直垂至末謂之裾故襟

惟前有之而裾則前後皆有之玉篇以袖爲襃襃爲衣前衿此指前裾而言也釋名釋衣服曰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後常見踞也此指後裾而言也各成一義似皆未備然云倨倨然直則可知其與襟異矣襟必斜掩至衽不得倨倨然直也

䰞謂之鬵鬵鉹也

樾謹按古本當作若䰞謂之鬵萮與上連爲一條皆釋鼎之異名也說文鬲部鬵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大釜之訓釋鬵字之本義其鼎大上小下之說卽本爾雅文而又詳其形狀也甑䰞古字通

釋文曰䰝本作甑許君所見本葢正作甑矣其鬵錖也之文亦以鼎言葢鼎之若甑者謂之鬵而鬵又謂之錖也何以明之說文金部錖曲錖也一曰鬵鼎曲錖之訓釋錖字之本義一曰鬵鼎則亦本爾雅文爾雅止言鬵而許君增其文曰鬵鼎正以此條是說鼎事也然則古本爾雅作若䰝謂之鬵固無疑矣

百羽謂之緷

樾謹按緷通作揮故鄭公孫揮字子羽也地官羽人十搏爲縳縳即緷字之誤說詳周禮

旄謂之藣

注曰旄牛尾也　疏曰犛者所執也

樾謹按集韻藣班糜切旄飾引爾雅曰犛謂之藣王氏引之據此訂邢疏之誤且引周頌有瞽篇設業設虡崇牙樹羽爲證其說是也惟未及藣字之義藣者擺之叚字釋名釋喪制曰披擺也各于一旁引擺之備傾倚也據有瞽篇正義謂置之於栒虡之上角則亦有在旁引擺之義故謂之擺矣擺字說文所無然已見釋名則漢世固有擺字玉篇謂擺與捭同當卽捭之或體也說文草部藣草也徐鍇引此文而說之曰蓋似此草也則未達叚借之例而臆爲之說矣

革中絕謂之辨革中辨謂之韏

注於上句曰中斷皮也下句曰復分半也

樾謹按革中絕謂之辨則革中辨卽是革中絕耳豈得分爲二義若如注義當云辨中絕謂之韏於義方明不當仍云革中辨也疑經文下辨字乃辧字之誤說文糸部辧交也中絕中辧兩文相對中絕謂之辨辨者判也中辧謂之韏韏者曲也廣雅釋詁曰韏曲也是其義也相交則有曲義故中辧謂之韏矣辧辨形似又涉上句辨字而誤耳說文韏篆說解卽用爾雅文而亦作革中辨葢後人依既誤之爾雅改之也

大篪謂之沂 釋樂

樾謹按沂誤字也釋文引孫炎曰篪聲悲沂悲也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引舍人曰大篪其聲悲沂鏘然也夫沂與悲義了不相涉若果是沂字則古人必不作是解矣沂當作齗說文言部齗悲聲也舍人注云其聲悲齗孫炎注云齗悲也皆與字義合今作沂者疑別本或叚斷爲齗其字闕壞遂成沂矣釋名釋樂器曰篪啼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聲也是篪之名義本取諸啼故亦謂之齗齗與啼義相近下文大塤謂之嘂詩何人斯篇正義引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然

則大篪謂之䇢大塤謂之嘂皆象其聲而名之釋名曰塤喧也聲濁喧喧然也䇢與啼同嘂與喧同爾雅與釋名其義通矣

大鼗謂之麻

注曰麻者音槪而長也

樾謹按麻與靡古字通呂氏春秋任數篇西服壽靡高注曰靡亦作麻是也大鼗謂之麻者言其聲靡靡然也詩黍離篇毛傳曰靡靡猶遲遲也故郭以爲聲槪而長也說文禾部槪稠也禮記檀弓篇注曰粥之稠者曰糜然則聲稠謂之靡猶粥稠謂之糜矣

四時和謂之玉燭 釋天

樾謹按此及下文四時和爲通正時字並氣字之誤說見阮氏校勘記此四氣即上文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也郭注於青陽等四名並以氣言之是其所據本固未誤至下文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則不以氣言而以爲四時之別號矣郭所據本已作四時和爲通正矣唐石經於此文作四氣下文作四時即依郭氏本也今本皆作四時又非郭氏之舊矣惟經文兩言四氣和其義不同此文以光言下文以風言光也風也並由氣而

生也故此曰謂之玉燭下曰謂之景風燭猶光也釋文引李巡云君德美如玉而明若燭此說失之葢玉燭與景風醴泉一律燭也風也泉也皆指其事玉也景也醴也爲之美名耳古人之詞凡所甚美者則以玉言之尚書之玉食禮記之玉女儀禮之玉錦皆是也玉燭猶言玉光謂光之至美者也邢疏引尸子曰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然則玉燭固不得分而爲二矣

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

樾謹按辜之言故也涂之言除也一歲至此將除去

故舊而更新矣是以十一月謂之故十二月謂之除也舉故涂除並聲近而義通周官硩蔟氏注曰月謂從娵至荼荼亦除之段字耳詩小明篇日月方除毛傳以為除陳生新當即此除字之義故二月初吉至于艽野也鄭箋曰四月為余恐失之矣四月為余乃舒之段字釋文曰孫作舒是也詩正義引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其說亦與孫炎同初非取除陳生新之義不得混而一之

焚輪謂之頹

樾謹按焚字釋文作棼曰棼本或作焚蓋焚棼古通

用文十一年左傳獲僑如之弟焚如史記魯世家作棼如是也棼輪與紛綸同文選封禪文紛綸威蕤張揖曰紛綸亂貌

暴雨謂之涷

樾謹按說文水部涷水出發鳩山入於河從水東聲是涷爲水名其本義也此經以爲暴雨之名其別義也廣韻一送涷瀑雨又水名一本爾雅一本說文至凍爲冰凍初無暴雨之說唐石經本作涷張參五經文字隸涷字於水部云見爾雅知此字自當從水阮氏校勘記謂說文有凍無涷誤甚矣故特訂正之

夏獵爲苗

注曰爲苗稼除害　疏曰周禮大司馬職鄭元解苗田與此小異言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孫炎亦然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其說曰夏謂之苗何擇去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按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獸𥶡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雖名通義不通也

樾謹按鄭孫郭三說皆從苗稼生義於義難通當以白虎通義爲正邢氏以苗非懷任之名譏之殆未喻其意也彼以擇訓苗非以懷任訓苗猶以索訓蒐非

以肥訓蒐也安得以此爲譏乎今按苗讀爲芼詩關
雎篇左右芼之毛傳曰芼擇也是用爲芼並以擇取
爲義故班固以爲擇去其懷任者乃古義也鄭孫擇
取之說猶存古義而以經字作苗遂以治苗附會之
則失之迂矣郭知其不可通別爲之說而擇取之義
遂不復存此失之愈遠者也苗與芼皆叚字其本字
當作覒說文見部覒擇也從見毛聲讀若苗凡說文
讀若之字每即經典通用之字如匔讀若鳩而經典
即通作鳩篙讀若篤而經典即通作篤亼讀若集而
經典即通作集[illegible]讀若頒而經典即通作頒並其例

也覘讀若莔故部以莔爲之不明乎此而望文生訓

難以論古矣

錯革鳥曰旟

注曰此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卽禮記云載鴻及

鳴鳶

樾謹按如郭義則當云錯鳥革不當云錯革鳥殆非

經旨也詩六月篇正義引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

急疾之鳥於縿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

是孫義本於鄭然急疾之鳥謂之革鳥於古無徵雖

本鄭義未爲可據說文㫃部曰旟錯革畫鳥其上然

則許君讀此經以錯革二字逗之錯革鳥曰旟謂置
皮而畫鳥於皮上是謂旟也文選西京賦薛綜注引
爾雅曰熊虎爲旗今無此文疑古本爾雅作錯革鳥
曰旟熊虎曰旗旗錯革二字總冒下事蓋置皮而畫鳥
爲旟畫熊虎爲旗也今本蓋有闕文故其義晦矣六
月篇毛傳曰鳥章錯革鳥爲章也亦當以錯革連文
謂錯革而以鳥爲章也鄭誤以革鳥連文非雅義亦
非傳義

秦有楊陓 釋地

注曰今在扶風汧縣西　疏曰周禮職方云其澤藪

曰陽陓鄭注云所在未聞又雍州云其澤藪曰弦蒲
鄭注曰在汧按地理志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
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藪今注亦云在汧然則周
禮弦蒲即此楊陓也
樾謹按郭以周禮之弦蒲說此經之陽陓殊若無據
淮南子墬形篇秦之陽紆高誘注曰陽紆蓋在馮翊
池陽一名具圃據下文周有焦護注曰今扶風池陽
縣瓠中是也然則高氏之說殆即以焦護當陽紆而
又牽合左傳之具圃亦非塙詁至呂氏春秋有始覽
秦之陽華高注曰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則又

與注雅尙不同竊嘗合諸說論之當以在華陰爲是即經字亦當從呂氏作陽華周禮之楊紆爾雅之楊陓竝陽華之叚字釋文曰陓郭烏花反則陓與華音固相近矣陽華與華陰其實一地皆從華山得名主平山而言之則爲華山之陰故縣名華陰主平地而言之則華山當其陽故藪名陽華漢書地理志太原郡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也陽華之名正與陽曲一律矣是故陽華在華陰焦護在池陽竝誤在汧三者異地異名至職方氏稱楊紆爲冀州藪恐是誤文亦猶以潁湛爲荊州浸波溠爲豫

州浸同屬傳寫之誤學者當據爾雅以正周禮未可執周禮以疑爾雅以致重悂而貽繆也

如乘者乘邱 釋邱

注曰形似車乘也或云乘者謂稻田塍埒

樾謹按此當以或說爲長玉篇土部塍視陵切畦也埒也畔也又曰埒水埒亦同上然則乘邱之乘卽塍字之省耳如非車乘者以下句云如陼者陼邱注曰水中小洲爲陼是則如乘如堵皆取象於地猶下文如畝畝邱如陵陵邱亦皆取象於地也若云形似車乘則當與下文如覆敦者敦邱相次不得次於此矣

方邱胡邱

注曰形四方

樾謹按邵氏正義說以淮南墬形篇之和邱郝氏義疏說以漢志山陽郡之瑕邱皆足備一說然未若王氏引之以壺邱說之爲尤塙也文九年左傳楚侵陳克壺邱壺邱蓋即以邱名邑昭二十五年公羊傳注曰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是壺之制固有方者故方邱謂之壺邱矣列子湯問篇有圓嶠方壺之名雖屬寓言而所謂方壺者或即從方邱之爲壺邱取義歟經作胡邱者胡壺聲同呂氏春秋有壺

邱子林而漢書古今人表又作狐邱狐胡亦聲同

畢堂牆

注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室之牆

樾謹按如注義則堂牆乃譬況之辭當云如堂牆者

畢於文方明不得但云畢堂牆也堂者山中道名詩

終南篇有紀有堂毛傳曰堂畢道平如堂也蓋以其

如堂而名之曰堂亦猶如畝畝邱如陵陵邱之例山

海經大荒東經有大人之堂注曰大人之堂亦山名

形狀如堂室耳是山固有以如堂得名者禮記檀弓

篇注堂形四方而高然則所謂如堂者以其四方而

高非堂室之謂也凡山形四方而高者曰堂堂之兩邊復有厓岸曰牆亦謂之畢故曰畢堂牆也爾雅與毛傳義可互明主乎畢而言之則爲堂之牆主乎堂而言之則爲畢之道矣鄭箋申之曰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此義爲郭所本而實行誤堂是道名畢是道旁厓岸之名非道名也若云堂終南山之道名畢其邊牆則簡而明矣

小山岌大山峘 釋山

樾謹按說文馬部馺馬行相及也讀若爾雅小山馺

大山峘然則古本爾雅作馺不作岌也說文讀若之字亦有卽與本字者如走部䟃讀若春秋傳輔䟃之類陳氏壽祺左海經辨所舉凡十五事馺讀若馺卽其一也小山馺大山峘與下文大山宮小山霍小山別大山鮮句法一律郭解大山宮小山曰宮謂圍繞之禮記曰君爲廬宮之是也然則小山馺大山取馬行相及之義亦猶大山宮小山取爲廬宮之之義謂山之相及猶馬之相及山之相圍繞猶宮之相圍繞也若如今本作岌於文爲不辭矣玉篇山部峘大山也蓋由誤讀爾雅分小山馺大山峘爲二句與酈道

元水經注於廬江水下引爾雅大山曰宮其誤正同
然岌下但曰山高貌而不曰小山也是其所見爾雅
猶作㞦也不然以㞦為大山必以岌為小山矣是可
知變㞦為岌乃唐以後傳寫之誤當據說文訂正
多草木岵無草木峐
疏曰毛傳云山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屺與此不同
者當是傳寫誤也
樾謹按毛傳與爾雅異而說文曰岵山有草木也屺
山無草木也釋名曰山有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屺則
皆與爾雅同其孰是孰非固未易論然即多草木與

有草木論之則爾雅之義精矣蓋天下之山大抵皆
有草木者也其無草木者謂之峐其多草木者謂之
岵皆因其有異於常故特異其名若如諸書以有無
對舉則天下之山非岵卽峐矣豈古人命名之意乎
然則卽此一字而雅訓之精具見恐未可以毛傳疑
爾雅也

山上有水埒

注曰有渟泉

樾謹按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據列子湯問篇注山上
水流曰埒謂郭注未允其說是也山上有水郎所謂

瀑布文選天台山賦瀑布飛流以界道李注曰界道謂為道疆界也是即名埒之義矣

潬沙出 釋水

注曰今河中呼水中沙堆為潬

樾謹按說文無潬字疑即灘字也據說文灘為𤅩重文其說解曰水濡而乾也並無水中沙堆之說蓋是別義許所不收耳玉篇水部𤅩水𤅩也灘同上此即爾雅潬沙出之潬釋天篇在申曰涒灘李巡注曰灘單盡也是灘單聲近故灘或為潬矣釋名釋言語曰難憚也灘之與潬猶難之與憚也今人習用沙灘字

不知其本於爾雅矣

瀵大出尾下

注曰尾猶底也　疏曰言其源深出底下者名瀵

樾謹按凡泉莫不有底何獨於瀵言之且泉之有底乃其源也非尾也郭注義不可通尾者水之下流也水經瀵水篇注引諺曰高梁無上源清泉無下尾是尾對源而言瀵大出尾下言其出甚大而其尾則歸於下也列子湯問篇壺領之山有水湧出名曰神瀵張湛注曰山頂之泉曰瀵泉在山頂則其下注可知爾雅蓋以尾之在下見源之在上也是故壺領之神

瀵正爾雅大出尾下之瀵若水經注所稱瀵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平地開源濆泉上湧則是平地之水但可謂之大出而不可謂之尾下雖沿瀵名實與雅義微別相習旣久但以濆湧者謂之瀵水而不知其爲山頂之泉則尾下之義不可解矣

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

檝謹按涉者厲揭之總名詩云濟有深涉涉字之中卽包深厲淺揭二義爾雅引詩而釋之曰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則已分釋厲揭二字其下三句則

又明涉義之兼乎揭厲所謂深則厲淺則揭也均是
揭也繇膝以下謂之揭繇膝以上謂之涉是揭淺於
涉也以此推之均是厲也繇帶以上謂之厲繇帶以
下謂之涉矣是厲深於涉也詩人所謂深則厲淺則
揭者義正如此此爾雅不言繇帶以下為涉者帶以下
即膝以上繇膝以上為涉此一句固兼揭厲言之矣
毛傳曰由膝以上為涉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
也揭褰衣也不引由膝以下之文則於深則厲淺則
揭之旨不明毛公之說詩固不逮爾雅矣說文引詩
作深則砅其解云履石渡水也此是許君聊廣異聞

既違雅訓且乖詩義戴氏震作毛鄭詩考正從之謬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緜滕以下爲攝六字當以前學者所增抑何言之鹵莽歟

蒐懷羊 釋草

注曰未詳

樾謹按爾雅因學紀聞集證引大戴記勸學篇蘭氏之根懷氏之包謂懷氏即懷羊也此恐不然荀子勸學篇作蘭槐之根是懷者槐也釋木篇曰懷槐大葉而黑懷即褱之叚字非此所謂懷羊也今按廣雅釋草褱續斷也名醫別錄云續斷一名槐槐與蒐通

褭與褱通然則爾雅之瘣殆即廣雅之褱乎續斷有
草木二種此入釋草當謂草續斷矣

熒委萎

樾謹按釋文委作萎阮氏校勘記謂委萎一字唐石
經今本作委非當從陸本作荾其說是也惟荾萎二
字似乎倒置經文當本作熒萎荾萎荾即萎蕤也玉
篇草部蘂萎蕤也即本爾雅文蘂與熒同蕤與荾同
明堂位篇夏后氏之緌鄭注曰緌讀如冠蕤之蕤然
則荾之通作蕤猶緌之通作蕤矣

其葉蘧

樾謹按釋文云遐字又作葭衆家竝無此句惟郭有然芙渠惟葉爲最大古人命名雖蓮中之的的中之薏猶一一爲之名何獨於葉而遺之乎是無此句者非也惟遐字說文所無葭則聲之未秀者非芙渠葉也疑上句其莖茄或作其莖葭蓋以葭爲茄乃同音叚借亦猶中庸引詩假樂作嘉樂也此句古本當作其葉荷說文曰荷芙渠葉即本爾雅文可證也荷者芙蕖葉之定名種芙蕖者其始瀰望止見有葉而已因以葉之名名之故荷即爲大名上文曰荷芙渠此文曰其葉荷不嫌同名也學者疑荷是大名不應葉

亟其名或徑刪此句或移上句旂字說文作㫃者以當之或又變其字作遊以別於蒹葭字胥失之矣

莙牛藻

注曰似藻葉大江東呼爲馬藻

樾謹按說文艸部藻水艸也或作藻莙牛藻也是莙者藻之別種齊民要術引詩義疏曰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可長四五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郝氏義疏云陸說二藻之狀其言葉如雞蘇卽今之大葉藻所謂馬藻也言葉如蓬所謂牛藻也此注以牛藻爲馬藻蓋

誤今按郝說非也牛藻者馬藻之異名凡草之以馬名者皆以大而名之上文苹馬帚郝云馬之言大也然牛馬同類之物義得通稱上文茭牛蘄注云今馬蘄然則牛藻之即馬藻猶牛蘄之即馬蘄矣又釋木篇終牛棘注云即馬棘也亦與此同必分牛藻馬藻而二之以郭注爲誤殆不然矣

蘜治蘠

注曰今之秋華菊

檝謹按說文繫傳草部蘜曰精也以秋華臣鍇按本草菊即九月黃華者也又曰蘜治蘠也臣鍇按本草

蘜有十名不言治牆小徐之意葢以郭注爲誤郝氏義疏從之然所據者小徐本也大徐本則云蘜日精也似秋華夫曰似秋華則非眞秋華矣玉篇艸部蘜居六切說文云日精也似秋華蘜居六切治牆也爾雅注云今之秋華菊疑郭璞顧野王所見說文皆與大徐本同故竝以治牆之蘜爲秋華菊此二字音同形似殆雜揉別然秋華菊見於月令載於本草爾雅何容不列其名若以治牆爲非則菊之名竟不登於爾雅而所謂治牆者又不能塙指爲何物邢疏引本草陶注云菊有兩種一種莖紫氣香而味甘葉可作

羹而食者爲眞一種莖青而作蒿艾氣味苦不堪食者名苦薏非眞也郝氏遂疑爾雅治蘠即指此種而言然則爾雅何以舍其眞者錄其非眞者乎且以字論之日精之鞠據玉篇作蘜是今本說文作蘜者誤非許氏原文也至治蘠之蘜則從艸從鞠而今俗書秋華菊皆借用大菊蘧麥之菊以蘜從鞠聲菊從匊聲兩聲本同故也然則小徐本未必是大徐本未必非蘜篆下以秋華當從玉篇作似秋華秋華者菊之異名疑漢晉人有此稱故郭注亦云秋華菊矣似秋華即似菊陶注所謂一種非眞者當即謂此說文乃

字書故𦿉𦺄竝列爾雅釋草則錄其眞者而其似者
從略故有𦺄無𦿉也夏小正九月榮𦺄禮記月令𦺄
有黃華竝𦺄字之省而非𦿉字之省益可知郭注之
不誤矣

中馗菌小者菌

注於上句曰地蕈也似蓋今江東名爲土菌亦曰馗
廚可啖之又注下句曰大小異名

樾謹按中馗謂之菌小者又謂之菌則何以見大小
之異名乎以釋蟲篇蚍蜉大螘小者螘例之則當云
中馗大菌小者菌以釋魚篇蝟蠌小者蟧蜃小者珧

例之則當云中馗小者菌不當云中馗菌小者菌也據說文草部菌地蕈也疑古本爾雅作中馗地蕈小者菌故說文即以地蕈釋菌蓋對文則地蕈與菌大小異名散文則亦可通也今注中地蕈字蓋本在正文傳寫誤入注文而又增也字以足句學者據遂注中土菌之文臆增菌字而大小異名者轉若大小同名義不可通矣

薇垂水

注曰生於水邊

樾謹按上句云虋從水生此云薇垂水蓋別虋與薇

之異見一生水中一生水邊也陳藏器本草云薇生水旁葉似萍此可證薇是水邊之草至詩草蟲篇正義引陸璣疏云山菜也則因詩言山有蕨薇伯夷傳又言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故以薇為山菜而實非此經所謂垂水之薇也釋文引顧云水濱生故曰垂水此說非是垂水與上句從水生一律若以垂水為薇之名豈從水生為蘼之名乎郝氏義疏引或說曰薇名垂水非生水濱以附合陸璣山菜之說則更失之矣

拔龍葛

注曰似葛蔓生有節江東呼爲龍尾亦謂之虎葛

樾謹按正文蘢字古本蓋止作龍以其蔓生若龍尾然故謂之龍葛而又有虎葛之名龍葛虎葛命名雖異取義一也因是草名遂加草作蘢非其舊矣亦猶本篇菟荄菟奚菟瓜菟葵諸菟字古止作兔說文黃兔瓜也莃兔葵也即用爾雅文可證其不從草也上文紅蘢古據詩隰有游龍篇傳曰龍紅草也則其字亦止作龍惟龍天蘥之蘢與說文合當從草耳

蘦大苦

注曰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

枝相當或云蓋似地黄

樾謹按甘草亦名大苦名與實乖異此爲甚義殊可

疑其引或說謂似地黄據蘇頌圖經地黄葉似車前

葉上有皺文而不光花似油麻花而紅紫色與郭所

說甘草形狀全不相似然則所引或說是別一義不

知所謂似地黄者究何物也沈括筆談云郭注乃黄

藥也其味極苦故謂之大苦非甘草也此不知其何

以知之疑其所見郭注與今本異而王氏念孫廣雅

疏證非之且謂苦與苄通大苦即大苄乃苄字之段

借非以其味之苦也此恐不然經典固有段字而說

文一書解說字義必當各從本字其曰苷甘草也苄
地黃也蘦大苦也苦大苦苓也然則大苦與苄明分
為二豈得即以地黃當之沈括之說或未可非乎

檖落杝條 釋木

注於上句曰可以為杯器素於下句曰似橙實酢生
江南

樾謹按檖落杝條並疊韻字詩大東篇無侵穫薪傳
曰穫艾也箋云穫落木名也釋文曰穫鄭木名字則
並從木是毛鄭不但義異字亦不同毛公蓋以爾雅
所云穫落者即穫也落自一義草零木落之落就

其自落者言也落實取財之落以人落之而言也爾雅訓落毛傳訓叉其義通矣欜落柚條兩文一律竝非木名柚者㕚之叚借字說文马部㕚木生條也引商書顚木之有㕚枿古文言由枿柚之訓條卽木生條之本義矣禹貢厥草惟繇厥木惟條繇亦㕚之叚借草木得通稱也㕚古文作由故通作柚又通作繇中山經曰荆山有橘櫾是橘柚字古亦作櫾然則禹貢繇條此經作柚條亦猶橘柚之爲橘櫾矣木之落者謂之欜木之生條者謂之柚故曰欜落柚條學者見前後文皆釋木名亦以木名說之不知上文髡梱

在柏樹椵梔二者之閒陳氏壽祺以說文梡梱說之則亦非木名也是即其例矣說文柚條也似橙而酢又曰條小枝也夫條爲小枝何以爲似橙而酢之木果然則柚篆說解義不可通或條也二字後人據爾雅增入非許書之舊乎

楔荆桃

注曰今櫻桃

樾謹按楔荆桃旄冬桃榹桃山桃蓋別桃之異種猶下文休無實李三句別李之異種棗壺棗十一句別棗之異種也櫻桃雖有桃名實非桃類何得以冠桃

類之首且徧考經傳無稱櫻桃爲荆桃者竊疑桃有荆桃猶棗有齊棗乃桃之別種非櫻桃也文選西都賦櫻松楔櫻李善注引爾雅楔荆桃郭璞曰櫻桃也而蜀都賦櫻栘楔樅劉逵注曰楔似松有刺也則不謂櫻桃矣或爾雅舊注固不盡如郭義乎玉篇木部櫻於耕切含桃也上林賦云櫻桃也梒胡諳切今謂之櫻桃也亦作含楔革錯切荆桃也初無今謂櫻桃之說然則郭璞之說顧野王所不用也

大而皵楸小而皵榎

注曰老乃皮麤皵者爲楸小而皮麤皵者爲榎

樾謹按注以大爲老則以小爲少矣疏引樊光說同釋文引孫炎亦云老乃皮麤皵爲楸是固爾雅家相傳之舊說然上文曰椅小葉曰榎以葉之大小別楸檟也此云大而皵楸小而皵檟以枝榦之大小別楸檟也兩小字不當異義釋鳥鶬鳥少美長醜爲鶹鷅彼言少長不言大小知大小非少長矣楚辭哀郢篇望長楸而大息兮王逸注曰長楸大梓是可證楸爲大樹也

唐棣栘常棣棣

樾謹按詩何彼襛矣篇傳唐棣栘也采薇篇傳常棣

棣也均與爾雅合晨風篇傳棣唐棣也則與爾雅異矣此必有一誤而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曰唐棣棣也亦與晨風傳同藝文類聚八十九引三家詩曰夫移之華萼不煒煒是毛詩作常棣三家詩作夫移然則常棣是移明矣常棣篇傳常棣棣也釋文曰本或作棠棣移非竊疑作移者毛傳之原文作棣者後人據爾雅改之何彼穠矣篇采薇篇並可類推陸德明以爾雅訂毛傳故以不非者爲非其實爾雅之文本作唐棣棣常棣移今本傳寫互易非其舊也說文木部移棠棣也文選謝宣遠於安城答靈運詩注引毛

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是棠棣卽常棣也甘泉賦注引爾雅正作棠棣栘也可證今本唐棣栘之誤玉篇木部榶徒郎切棣也榶卽唐棣之唐又曰栘余支成兮二切棠棣也可證梁時爾雅猶作唐棣棣棠棣栘與許君所見同乃又曰棣徒計切詩曰唐棣之華唐棣栘也則與栘棠棣也之說自相違錯此必後人所改非顧氏之原文矣

蠸輿父守瓜 釋蟲

注曰今瓜中黃甲小蟲喜食瓜葉故曰守瓜 疏曰蠸輿父一名守瓜

樾謹按錢氏大昕潛研堂集據莊子至樂篇瞀芮生乎腐蠸謂此蟲名蠸又名輿父其說非也依郭注自以蠸輿父連文蠸輿猶權輿也釋詁曰權輿始也故凡物之初生者爲權輿釋草篇其萌虇蕍是也物之小者亦爲權輿此篇蠸輿父是也莊子止謂之蠸者省文耳䖟鐵論散不足篇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蠜乎郝氏義疏引以說此篇之蠜蟓是亦從省止稱一字也說文虫部蠸蟲也玉篇蠸食瓜蟲相沿既久而蠸輿父之名止見於爾雅矣然司馬彪注言一名守瓜並無一名輿父之說亦可證郭注邢疏之不誤也

蒺蔾螂蛆

注曰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　疏曰廣雅云螂蛆蜈蚣也郭云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則非蜈蚣也

檝謹按如郭氏之注誠非蜈蚣矣然所謂螂蛆者究莫能塙指爲何物竊疑此與下文蝍馬蠖實一物也廣雅釋蟲曰蛆蝶馬蠖馬蚿也又曰馬蠖蝕蛆也馬蠖即馬蠖之異名蝕蛆與蛆蝶乃一聲之轉此云螂蛆即蝕蛆也蝕從截聲螂從即聲兩聲相近司隸校尉楊孟文頌未秋截霜言未秋即霜也是其例矣御

覽引吳普本草云馬蚿一名馬軸又謂之馬陸本草云馬陸一名百足今南方人稱蜈蚣爲百腳然則古人混蝍蛆蜈蚣而爲一正以此二蟲並多足耳陶注本草馬陸云此蟲足甚多寸寸斷便寸行又引李當之云蟲形長五六寸狀如大蛩蛩卽蟋蟀下文云蟋蟀蛬蛬與蛩通然則高誘注淮南子說林篇以蝍蛆爲蟋蟀亦以二蟲相似故耳爾雅既云蒺蔾蝍蛆又云蚿馬蠉一物異名而前後兩見亦猶螜天螻與蛈蜙蝑不過蟷蠰與莫貈蟷蜋雖異名而實同物也廣雅一書踵爾雅而作而馬蚿與蠽蛆分爲兩條疑卽

本乎此矣

翥醜罅

注曰剖坼背而生　疏曰翥飛也醜類也蟲類能飛翥者謂蟬屬皆剖坼母背以為孔罅而生

樾謹按下文蠭醜螸蠅醜扇上一字皆蟲名下一字皆蟲之形狀也獨此文翥訓飛則非蟲名罅訓剖坼背而生則非蟲之形狀與下文不類矣且蠭醜蠅醜孰是不能飛者何獨於此別之為翥醜乎注疏舊說疑不可從廣韻九御引爾雅翥作蠚云蟲名其說是也蠚醜罅者謂凡蠚之類皆居罅隙

中也蕭疑卽蟰之異文蟰之爲蟰猶甘蔗之蔗或作
蛸也周官赤犮氏凡隙屋除其貍注蟲鄭注曰貍蟲䗪
肌求之屬是卽可爲蠽醜蜱之說也

鮂黑鰦　釋魚

注曰卽白鯈魚江東呼爲鮂

樾謹按白鯈卽白鰷羅願爾雅翼云其形纖細而白
故曰白鰷夫以纖細而白者謂之黑鰦名與實乖矣
疑鮂魚非白鰷也玉篇魚部鮂似由切魚也或作鰌
鰌直畱市由二切魚名鰦子夷切黑鰦也並無卽白
鰷之說其鯈字注云徒堯切白鯈魚也似雞赤尾六

足四目又直流切按白鵥之魚人所習見安得有六足四目之怪狀其文必傳寫有譌又直流切四字當在似雞赤尾之上蓋鵥徒堯切白鵥魚也乃其本義徒堯切鵥讀如鯈矣又直流切似雞赤尾六足四目則正爾雅所謂鰷黑鰦者直流切即讀如鯛與鮋或作鮋音直酉切正同一音也此云魚之異者初非白鵥爾雅本作鮂不作鵥而說爾雅者誤以鵥當鮂故玉篇即於鵥字下載之然別之爲直流切則固未嘗混而一之也山海經北山篇彭水鰷魚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鵲即玉篇所說略同而

字亦作鯊蟲鮦鯈二字古音本同無嫌通用但據累鱗之名必非白鯊之屬仃鯊謂之鯊而鮦亦謂之鯊鳥獸蟲魚固多異物而同名者魵謂之鰕鯢大者亦謂之鰕似鮎之魚謂之鯢雌鯨亦謂之鯢鱣謂之鯉鮻魚亦謂之鯉皆其例矣顧野王片片於徒堯直流之異音此未免爲後世之見然即其音之異以知其義之殊有功於雅訓不淺也

蚼蚅

注曰未詳

樾謹按此即釋蟲篇之蟓蝮蜪也郭彼注曰蝗子未

有翅者蝗是蟲類故入釋蟲而蝗本魚子所化故又入釋魚也凡魚生子多在岸旁淺水處或水涸其子卽變爲蝗爾雅蚼蚅卽謂此矣蟓蝮蚼見于釋蟲而蚼蚅又見于釋魚亦猶蛭蝚見于釋魚而蛭蝚至掌又見于釋蟲也郭於釋蟲不解蛭蝚至掌於釋魚不解蚼蚅未知其爲同物耳

䳄鵵軌 釋鳥

注曰未詳

繼謹按下文狂茅鴟注曰今鵵鴟也鵵軌疑卽鵵鴟矣是故茅鴟與怪鴟相次怪鴟卽鵂鶹也此文䳄鵵

軌與鴰鶬鴚相次鶬鶞亦即鶬鴰也比類而觀鴰軌
之即鶬鴰信矣下文又曰萑老鴰蓋鴰軌之老者謂
之萑故曰萑老鴰也說文萑部萑鴟屬有毛羽所鳴
其家有戫然則鴰軌名鴰者鴰猶𦶜也𦶜音如災禍
之災因以爲名歟

鷚天鸙

樾謹按釋文曰鸙說文作籥今說文鳥部鷚天鸙也
蓋後人據爾雅改之非其舊矣惟籥乃草名釋草所
謂龍天籥也凡草木鳥獸之同名者多雙聲疊韻字
若釋草有莪蘿釋蟲有蛾羅釋草有虵床釋蟲有虵

蚘皆是也至天鸙非雙聲疊韻字鸋鳥何取與蘢草同名不得援莪蘿蚍蜉之例矣疑說文本作天鸙天龥者籲天也書呼籲以哀籲天即其義也此鳥高飛直上鳴聲相屬有如告訴今人謂之告天鳥告天之名與天籲同但語有雅俗耳

鳸鴳老鳸鴳

疏曰舍人李巡孫炎郭氏皆斷老上屬鳸下屬解云鳸一名鴳老鳸一名鴳鴳雀也唯樊光斷鳸鴳爲句以老下屬注云春秋云九鳸爲九農正九鳸者春鳸夏鳸秋鳸冬鳸棘鳸行鳸宵鳸桑鳸老鳸是以老爲

下屬

樾謹按近時說爾雅者郝氏謂兩讀俱通邵氏疑下文屬字上舊有老字後人誤以爲重衍而去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則以老字下屬爲是今按說文鳥部鴩扈也鴩欺老也然則許叔重讀爾雅正以老字上屬爲句矣王氏謂說文當云鴩欺也此大不然欺老二字合爲鳥名止一欺字非鳥名也欠部欺詐欺也今云鴩欺也不幾以詐欺說鴩字乎可知鴩爲欺老爾雅舊讀固然樊光必以老扈下屬者以左傳九扈有老扈耳夫左傳晚出之書又經漢儒附益不可爲

典要所說五鳩五雉九扈皆因爾雅之文附會其說在爾雅初無此義也是故住其夫不不稱祝鳩而爽鳩又爲來鳩且不與鶻鳩鳲鳩鵙鳩相次則非說左傳之五鳩也此云扈鴳是鴳爲扈之總名繼之以桑扈竊脂亦止說桑扈一種其下春扈鳻鶞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不與桑扈之文相次則非說左傳之九扈也至雉之名尤多賈逵注左傳强以南方東方北方西方四雉益以伊洛而南之翬爲五雉此說之不可通者爾雅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靑

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鵗此兩文正相對說五雉者何以數翟不數鶴乎以是言之爾雅之文本與左傳不合說文於雇篆下列九雇之名卽用賈逵說我左傳家說也於鴈篆下止曰雇也不言老雇此爾雅古義也樊光乃據左傳以說爾雅而爾雅之古誼亦亡矣蓋由爲左氏學者求九雇之名於爾雅而止得其八不得已斷老字下屬強立老雇之名逆爾雅舊讀不可從也

鷹鶆鳩

注曰鶆當爲鵰字之誤耳左傳作鷞鳩是也

樾謹按鶆釋文作來云郭讀作爽衆家並依字林作鶆字音來是來爲正字鶆爲或體衆家悉無異說昭十七年左傳正義引樊光曰來鳩爽鳩也雖依左傳爲說未敢質言字誤也郭據左傳以改爾雅竊所未安玉篇鳥部鶆所良切鷫鶆鶆力才切鶆鳩也不從

郭讀其見卓矣

貐子貆 釋獸

樾謹按周官草人職鹹潟用貆鄭注曰貆貒也賈疏曰按爾雅云貐子貒或曰貆故以貆貒爲一也是今本爾雅蓋有闕文或疑貆通作貛下文貒子貗郭注

一名貛是貒貛同物故鄭以貒釋貛耳若然鄭當云貆讀爲貛矣今無改讀之文此說非也

麔父麠足

樾謹按麔父之名古書未見釋文引李巡本作澤父云澤父獸名疑古本爾雅作麔黑麠澤父麔足麔黑麠與上文貔白狐以類相從澤父麠足與下文豺狗足以類相從釋獸一篇文多相儷也傳寫奪黑麠澤三字遂合爲一條矣太平御覽引說文曰麔黑色麠葢郎本爾雅今爾雅無黑麠之文傳說文者亦刪去黑色麠三字然陶注本草云麔形似麠則麔固麠類

今世俗猶有香麐之名是亦古義之未泯者也

狻麑如虦貓食虎豹

注曰卽師子也

樾謹按後世俱謂狻麑卽師子說文犬部狻麑獸也如虦貓食虎豹者虎部虦一曰師子是師子乃虦也非狻麑也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二年疏勒國獻師子犎牛注曰師子似虎正黃有顊耏尾端茸毛大如斗是師子非淺毛之獸而經云如虦貓則狻麑殆非師子矣

豹文鼮鼠

注曰鼠文采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　疏曰說文云鼨豹文鼠也今郭氏以豹文下屬未知孰是

樾謹按說文是也釋獸一篇皆先舉其名而後詳其形狀豹文二字自當上屬作鼨鼠豹文不當下屬作豹文鼮鼠也玉篇鼠部鼨之弓切豹文鼠與說文合又曰鼮徒䏧切鼠名漢武帝時有此鼠文如豹終軍識之賜絹百匹此蓋後人據郭注增益之玉篇原文止言鼠名無終軍事也終軍之事不見于漢書藝文類聚引竇氏家傳以爲是光武時孝廉郎竇攸事疑

世俗相傳本無實事郭據以說經遂致失其句讀唐
時盧若虛據說文訂正見唐書本傳近人說爾雅者
皆知之乃猶依違郭義兩存其說何也

騉蹄趼善陞甗 釋畜

注曰騉蹄蹄如趼而健上山秦時有騉蹄苑

樾謹按疏引舍人云騉蹄者𧿟蹄也趼平也謂蹄平
正是以騉蹄連讀爲句又引李云騉者其蹄正堅而
平似趼也是讀騉字爲句二讀不同郭從舍人是也
此云騉蹄趼善陞甗下云枝蹄趼善陞甗兩文相對
莊子駢拇篇釋文引崔注曰枝指謂指有岐也馬之

枝蹄猶人之枝指矣然則何謂騈蹄曰騈者同也說文曰部昆同也手部掍同也周語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韋昭注曰混同也竝字異而義通老子故混而爲一河上公注曰混合也合亦同也馬蹄之枝分者謂之枝蹄馬蹄之混合者謂之騈蹄其蹄雖同而騈蹄與枝蹄不同故以騈蹄跗枝蹄跗別而言之也乃枝蹄跗上有騈駼二字而騈蹄跗上更無他文者古人於騈蹄之馬不別爲之名但以騈蹄名之若依下文之例而曰騈蹄騈蹄跗則於詞費矣故無文也舍人以瀰蹄解騈蹄瀰猶混也郭雖從其讀未能

得其義矣然則騠駼之名何以轉施於枝蹏之馬曰釋文引舍人云騠駼外國之名此說是也葢其國出枝蹏馬因即以國名之猶騊駼亦外國名楊雄傳前番禺後陶塗師古曰國名出騊駼是騊駼亦以國得名者也騠駼之名與騠蹏之義初不相涉學者可無疑矣

青驪驎驒

注曰色有深淺斑駁隱粼今之連錢驄

樾謹按郭意葢讀驎爲粼不知驎即連也驎與連一聲之轉釋名釋州國曰鄰連也相接連也是其例矣

均是青驪二色之馬其不相雜廁者謂之騏其青中有驪驪中有青相接連者謂之驒故曰青驪猶青驪驎驒也後世以驒爲連錢驄即驎字之轉音矣釋文作粼粼本郭義又引孫云似魚鱗也若然當云如鱗不得止言鱗也說文云青驪白鱗文如鼉魚白字經文所無且魚可言鱗馬不可言鱗於義更未安矣

陰白雜毛駰

注曰陰淺黑今之泥驄

樾謹按詩正義引孫炎說亦以陰爲淺黑然陰非黑色之名或謂從陰幽取義鑿矣陰當讀爲黔說文黑

部黚黄黑也玉篇曰記林切黄色如金也廣韻曰居吟切淺黄色也以是言之黚爲黄黑色其色非黄非黑可謂之淺黑亦可謂之淺黄此承上文黄白雜毛之下則當以淺黄之義爲長蓋猶是黄白雜毛者其黄色深則爲黄白雜毛之駓其黄色淺則爲陰白雜毛之駰陰乃黚之假字陰黚並從今得聲古音相同故得通借也

犬生三猣二師一玂

注曰此與豬生子義同名亦相出入

邈謹按釋獸篇豕生三豵二師一特豵猣音同惟玂

與特異故郭謂與豬生子同義錢氏大昕因說文無獀字據玉篇猥犬生三子也謂獀是猥字之誤此不然也玉篇犬部獀子公切犬生三子也𤞞巨衣切犬生一子正與爾雅合又曰獵綜二同子宋切犬生一子一子蓋三子之誤是其所見爾雅有作獵者犬謂之獵豬謂之獵足知其同義矣又曰猥於隗切犬聲又犬生三子也又曰獀音即犬生三子此是別義非出雅訓或獀誤作獀又誤作猥未可知也顧野王兼存其義以廣異聞豈可據以改經乎

未成毫狗

注曰狗子未生乾毛者

樾謹按上文未成羊羜下文未成雞僆此文亦當一律不當言未生乾毛也凡如注義則經文何不言未生毫而言未成毫乎狗犬通稱至今猶然若以狗爲未生乾毛者則下文云尨狗也豈亦未生乾毛之謂乎尨字從犬從彡說文謂是犬之多毛者其不得以爲未生乾毛明矣爾雅以狗釋尨狗犬一也若如此注則犬之與狗若羊之與羜雞之與僆區以別矣爾雅何不以犬釋尨而以狗釋尨乎下文又曰狗四尺爲獒夫未生乾毛至四尺以上相去懸絕何不曰犬

四尺爲獒而曰狗四尺爲獒乎然則郭注非也毫即獒也此云未成毫狗下云狗四尺爲獒兩文正可互明蓋狗自四尺以上始得獒稱四尺以下通謂之狗羊有未成羊之名雞有未成雞之名狗則無之惟至四尺以上者異其名曰獒故曰未成獒狗也獒與毫古字通尚書旅獒馬鄭均作豪是也豪毫古今字疑古本爾雅并下文四尺爲獒之獒亦止作豪故說文獒篆下但曰知人心可使者引春秋傳公嗾夫獒爲證而不用爾雅四尺爲獒之說是許君所見爾雅不作獒也後人改四尺之豪爲獒而此文未成豪之豪

則以不得其解而轉仍其舊但傳寫者從俗作毫耳

釋文曰毫本作豪此古本也今定其字作豪其義爲

四尺以上之稱則得之矣

羣經平議卷三十五